家門口的危機

在奧地利的小鎮，扶輪社員以「人」對待難民而非「問題」

難民搭乘橡皮艇從土耳其橫渡愛琴海抵達希臘。

去年有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超過 100 萬名的難民湧入歐盟。大多數都是搭乘橡皮艇歷經一趟顛簸的航程，從土耳其橫越愛琴海抵達希臘。到達後，他們便一路往北，通常是徒步，跋涉超過 1,000 英里，穿越巴爾幹半島的崇山峻嶺，朝德國前進。

26 歲的庫德族人穆罕默德・哈薩 Muhammad Mallah Hamza 在 2014 年年底決定離開祖國敘利亞時，便是面臨到這種未知的漫長旅程。這趟旅程帶著甫自大學畢業的哈薩來到一個奧地利的村莊——進入當地一個扶輪社的懷抱，後者讓他展開全新的人生，並幫助許多處境與他類似的人。

我和哈薩在他新的家鄉，奧地利史泰利亞邦東南部費爾巴哈的一家咖啡館碰面。這個人口 5,000 人的小鎮最知名的是生產白酒和南瓜籽油，與中東的混亂宛如隔世。這裡就是那種學校和教堂都光鮮亮麗，銀行和藥局都閃閃發亮，街道上最吵的聲音是自行車鈴鐺的地方。現在這裡收容了約 150 名難民。

哈薩這個人用奧地利當地的說法來說是 sympathisch——也就是非常和藹可親，舉止溫和，時時面帶著微笑，只有在談論他離開的祖國敘利亞時才會消失。他解釋說，不久前才從達馬斯卡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的他失去豁免加入獨裁者阿薩德軍隊的緩徵權利，將被迫與各個叛軍團體對抗，包括反對阿薩德統治的伊斯蘭國 ISIS。他說：「我不想因對抗 ISIS 而戰死。」

哈薩從敘利亞到史泰利亞 2 個月危險重重的旅程，對企圖從中東逃難到相對安全的歐洲的難民來說乃是司空見慣。他先穿越敘利亞邊境進入土耳其，那裡的人蛇集團會安排他搭乘一個九英尺長的橡皮艇前往希臘。這艘小船總共載了 8 個人，根本不適合這趟航行。哈薩描述這趟旅程說：「那天晚上雨下得好大。好可怕。」

到了希臘之後，哈薩向警方自首，被安置在臨時收容所，展開申請庇護的作業。他說，在那裡他得知歐洲有許多人——甚至是大多

扶輪社員漢默是最早歡迎敘利亞難民哈薩來到奧地利的人之一。

原本缺乏生氣的費爾巴哈小鎮在 2015 年收容了近 150 位難民。

哈薩（左）和扶輪社員馮巴多在馮巴多家族的孔恩堡外合影。

數的人——都不想要難民來。他說：「警察把我們當畜生對待。連續三天，他們沒有給我們任何食物和水。他們戴著口罩，碰我們時也都戴著手套，好像我們會傳染疾病一樣。」

從希臘，哈薩展開一趟迂迴曲折、緊張萬分的旅程往北方前進。一開始是步行兩個星期穿越森林到阿爾巴尼亞的邊境，在那裡他和另一名難民結識一位邊境守衛，後者將他們藏匿在首都地拉那的一間公寓。從阿爾巴尼亞，歷經更多次漏夜偷偷穿越邊境以及多次賄賂警察及飯店接待員後，終於穿越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匈牙利、最後抵達奧地利，來到維也納南方 20 英里的特賴斯基興難民營。在那裡，哈薩正式申請奧地利庇護，並被分派到離費爾巴哈不遠的艾戴巴哈村的一處收容所。

哈薩旅程的最後一站似乎是命中註定，不管是對他還是對費爾巴哈 (Feldbach) 扶輪社來說。在他抵達收容所的第一天早上，他隨意走到艾德巴哈街上，想買一些麵包，結果遇到 69 歲的烘焙師佛瑞茲・漢默 (Fritz Hummel)。兩個人一見如故，並發展出深刻的友誼。哈薩說：「佛瑞茲把我當兒子

PREVIOUS PAGES: MUHAMMAD MALLAH HAMZA. THIS PAGE: MARK BAKER

馮巴多的家族財產孔恩堡，現在收容了一群敘利亞及阿富汗難民；位於城堡入口附近的前狩獵小屋已經完全重新整修，可容納 8 戶家庭。

最近從敘利亞抵達的兩位難民在遷入時查看他們的新家。

費爾巴哈一所優質高中正提供德文等科目的課程，給等待取得奧地利合法居留地位的學生。

看。」漢默也一樣充滿感情的說：「他是個很棒的孩子。」

漢默說他自己「不是典型的扶輪社員」。

費爾巴哈扶輪社的 48 名社員大多數不是醫生就是專業人士。加入扶輪超過 20 年的漢默在他父親於 1953 年開業的麵包店工作，現在則由他兒子經營。他身材壯碩，顯然熱愛麵包和糕點，但他的心比身形更寬大。漢默說：「我 40 年前到過敘利亞，在那裡人們待我很好。扶輪意味著幫助他人，那是我想要做的事。」

在難民危機之前，費爾巴哈扶輪社社員最為人所知的便是贊助該鎮一年一度的聖誕音樂會以及為當地學生募集獎學金資金，可是哈薩與漢默的關係讓該社深入參與解決奧地利這個多年來最迫切的問題。他們行動的重點就是一個募集捐款及家用物資的計畫，來幫助難民適應新環境。漢默說：「我們給他們衣服、食物、電腦、和電視，還有自行車。我們也安排他們和本社的醫師與律師會面。」

光看難民的人數——去年年底每天多達 6,000 人進入歐洲——在奧地利引發一股強烈反彈，反對歐洲對難民門戶開放的政策。民意調查顯示奧地利人對於接受難民的問題意見十分分歧。捷孚凱

行銷研究顧問奧地利公司所做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49% 的奧地利人希望透過更嚴格的邊境管制讓難民流入速度趨緩或停止。

扶輪社員曼佛瑞・柯拉尼瑟 Manfred Krasnitzer 表示，鑑於民眾普遍的憂心與恐懼，費爾巴哈扶輪社的角色超越僅僅提供物資和服務，進而試著讓普羅大眾瞭解情況。他說：「扶輪社員是鎮上的意見領袖。當這裡的人們對現況有更實際的認識，就能夠修正他們的印象。」

在規劃費爾巴哈扶輪社的角色時，柯拉尼瑟說社員需要想得更深遠。他說：「這表示，首先，幫助難民學德文。然後我們要找出難民擁有的技能，幫他們牽線，協助他們找到好工作。」

這種展示協助新移民方法的想法促成了一個更弘遠的計畫，在費爾巴哈附近一座文藝復興時代的城堡，將庭院中的狩獵小屋改建為臨時住所。孔恩堡是費爾巴哈扶輪社社員，同時也是一名公爵的安德里亞・馮巴多 Andreas von Bardeau 的家族財產。（他的夫人安娜 Anna 乃是斐迪南大公的曾孫女，後者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繼位者，他在 1914 年於薩拉耶佛遭暗殺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

馮巴多 50 幾歲，平易近人，態度嚴肅認真又不失貴族魅力。他說：「我成長的家庭教導我們要以『歐洲』和『國際』的角度來思考。我想要向這裡的人顯示局勢是安定的。」孔恩堡的狩獵小屋長久以來便十分接納難民，在兩次世界大戰後都曾收容流離失所的人達數年之久。

透過和費爾巴哈扶輪社的關係以及與漢默之間的友誼，馮巴多認識了哈薩，最後讓他住進 11 月啟用的收容所並聘用他為管理人。哈薩與扶輪的關係也幫助他獲得長期居留證及駕照，這兩者在他展開新生活之際都是極重要的文件。

扶輪社的行動啟發其他當地團體採取更多行動來協助難民。在費爾巴哈，當地一所高中為無法就讀奧地利學校的學齡難民開設課程。雖然費爾巴哈扶輪社並沒有直接參與這項行動，但在這樣的小鎮每個人都認識彼此、影響彼此。該校活潑忙碌的校長艾蒂絲・寇梅爾 Edith Kohlmeier 撥出早上的一小時，談論奧國各地的學校處理大量湧入的難民兒童所面臨的困難。

根據奧地利的法律，學生要入學必須具有某種合法地位。有數千名難民——包括許多無父無母的孩童——卻處於法律灰色地帶，這項法律造成支援網絡一個很大的漏洞。寇梅爾的學校最近進行大規模的整修，預留一間空教室給難民學生使用。

大約有 20 名沒有父母陪伴獨自前來歐洲的中學生來這裡上課，授課的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便不斷協助難民的天主教慈善組織「奧地利慈善會」(Caritas Austria) 的義工。寇梅爾說：「我們讓這些孩子的生活有一些基本規劃。」她說，多數的孩子學德文學得很快，可是比較嚴重的問題是難民之間的差異，包括學生原來的教育程度不一。她說：「許多敘利亞學生已經讀過好幾年中學，而阿富汗的難民可能有生之年都不曾踏入學校過。」

在我停留的最後一天，我和第一批抵達孔恩堡的家庭碰面，其中一家來自敘利亞，其他來自阿富汗。這間狩獵小屋已安裝好現代化廚房用具、洗衣機、床鋪、及其他傢具，最多能收容 8 個家庭。馮巴多本人支付初期費用，可是最後國家會視難民人數和停留時間給他補助。

這些新來者看到嶄新的房子和完備的設施都面露微笑。哈薩也微笑以對，帶著他們放好個人物品，引領他們走到廚房，準備他們的第一餐。

本文作者馬克・貝克 Mark Baker 是一位自由記者及旅遊作家，住在布拉格。他經常為出版品及新聞機構，包括《國家地理頻道旅遊家》雜誌、英國廣播公司、《外交政策》雜誌、寂寞星球系列的旅遊指南，撰寫旅遊、政治、和社會議題的文章。